

两套房子伤了我们兄弟的感情

讲述人:王军 50岁 下关区

过去,我们一家5口挤在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,合吃一碗馄饨,分一根油条,日子虽苦却很快乐。因为,我们一家人总是相亲相爱!

如今,我们的日子都奔小康了。我们各自都买了新房,还不止一套,私家车也开上了,然而兄弟情却淡了,大哥大嫂回家越来越少。

沧桑的母亲流泪了,她希望孩子们常回家看一看,盼望一家人能团聚!

一家人吃一碗馄饨

小时候,我们家很穷。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工人,母亲没有工作。一家5口,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养活,生活十分艰难。

父母生了3个孩子,全是男孩,饭量特大。在计划经济年代,大米是限量供应的。为此,母亲每次领到粮票,会把买大米的机会让给别人,她只买中熟米,因为这种米“出饭”(同样一斤米,煮出来的饭看上去多)。然而,即使这样,我们一家人还是吃不饱肚子。逢“青黄不接”时,母亲就迈着小脚走碎步,到处做点小买卖,来补贴家用。每每此时,父母只吃一些杂粮,把米饭留给我们兄弟仨。

记忆中,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。有一次,我们兄弟仨把米淘好,放上煤炉,就迫不及待出去玩了。父亲回来之后,发现稀饭早就沸腾了,米汤溢到地上,积了厚厚一层。“哎呀,可惜,太可惜了。”父亲十分心疼,他用锅铲把地面上的米汤铲起来,吃了。

父亲在船舶公司上班,有一次不慎出了工伤,从脚手架上跌下来,摔成了骨折。母亲给他下了一碗馄饨,加强“营养”。可父亲只吃了几个,余下的就不肯再吃了,硬是要分给我们兄弟仨。“真好吃,你们也尝尝!”我们一人吃了两个,又端给母亲。

大哥把工作让给了我

在兄弟三个中,我排行老二。我们的家庭并不富裕,但兄弟感情非常好,大哥更是起到了“典范”作用。我印象很深的是分油条。一根油条一撕两半,一半给弟弟,另一半我和大哥再分。大哥给我的那一份,总是长一点。

1975年,大哥高中毕业,他本可以选择留在城里上班,恰巧我初中毕业了,也面临择业。按当时的政策,兄弟两个必须有一个要下放到农村。大哥义不容辞,把留在城里的好机会让给了我,自己下放在了农村。

此后,我被分配到南京饮食公司,这可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,至少吃喝不用烦了。大哥则到了林场上班,条件要艰苦很多。

父母十分牵挂大哥,经常烧点菜,想送给大哥。我也牵挂大哥,每次都主动请缨接下送菜的活。林场距离市区大约40公里,坐一趟车要8毛钱。为了省下这笔钱,我都骑自行车。来回80公里,我每个月都要骑一两趟,我是心甘情愿的,因为我真的爱大哥。

成家后我们常回家看看

1979年,我们的情况慢慢好转了。当时,我被调到同庆楼菜馆上班,不仅不用交粮票吃饭,还可以把饭菜往家里带了。大哥参加了高考,被南京工程学院录取,一

边工作,一边读大学。弟弟也考上了技校。我们家可谓“三喜临门”。

1981年,我第一个结婚了。由于家中只有二十几个平方米,房子实在太小。婚后,我就搬了出来,住进了妻子单位分配的福利房中。第二年,大哥也结婚了,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房子,他也搬了出来,不和家人挤了。

儿子一个个离开了身边,最难过的莫过于母亲,她觉得生活少了一些什么。轮到弟弟结婚要搬出去住时,母亲就哭了。“你们都走了,就剩我跟你爸爸,日子咋过呀?”母亲希望弟弟结婚之后,就住在家里。弟弟非常孝顺,他依了母亲。弟媳妇也十分通情达理,她同意与我的父母住一起。

其实,我和大哥也是恋家的人。那个时候,我们每逢周六,都会携妻带子一起回家,一家人团聚一次。弟弟弟媳妇照顾母亲多,大哥心知肚明,他每次回家,会悄悄给母亲塞钱,我知道之后,也私下里给母亲钱。我们兄弟三个争着孝顺父母。

两套房子伤了兄弟情

1996年,我们用父亲的工龄,花了1万多元钱,买下了那间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,此外又买下了三汊河附近另外一套五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。因为弟弟跟父母住,房产证上写的是弟弟的名字。

2000年时,弟弟卖了五十几平方米的那套房子,得了10万元房款。后来,二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拆迁,补偿了三十几万元,弟弟一个人拿了。对此,我和大哥意见并不大。

弟弟和弟媳妇在一家单位上班,是双职工。他们结婚时,单位按政策应该会给他们分一套房子。由于母亲坚持要弟弟住在家里。弟弟和弟媳妇放弃了那套房子。此外,父亲从1982年就中风瘫痪在床了,26年来,我们都住在外面,照顾父亲最多的人,就是弟弟和弟媳妇了。父

亲不知多少次在床上大小便,弟弟是个爱干净的人,每次遇到这种情况,他都不厌其烦帮父亲清理。弟弟还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,照顾父母亲非常尽心尽力。绿博园一开园,他就带母亲一起,用轮椅推父亲去看了一圈。地铁刚开通,他又带父母亲一起乘了个新鲜。

弟弟做了很多,房子给他我一点意见也没有,妻子有想法,但她必须听我的。大哥意见也不大,大嫂有一点不开心,她认为母亲太偏心了。也正因为这个事,最近5年,大哥大嫂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,甚至电话也少了。

其实,弟弟挺难过的。他私下还跟我说:“我不想失去兄弟,愿意把这两套房款拿出来大家分。”

这个春节,我们能团聚吗?

父亲已经于2年前去世了。如今,最伤心的莫过于母亲。我记得,很久之前的一天,大哥回家探望母亲,走的时候,母亲目送了很远,等看不见大哥的时候,她流泪了。

去年,大哥大嫂春节没有回家。吃团圆饭的时候,母亲不停用纸巾擦拭眼角。她没有多说什么,但是我心里很明白她在想什么。过去,大哥不回家,我们一家人是不准动筷子的呀!

母亲有3个孙子,但每年除夕她都会准备4份压岁钱。当大家的面,她会给每个孙子一人一份压岁钱,私下里她还会“悄悄”多给大哥的儿子一份。这已经成了我们众所周知的“秘密”。可如今,大哥一家人都不来了。这份压岁钱,她再也送不出去了。

大哥和我,每人都有3套房,我们还有私家车,日子真的今非昔比。弟弟的条件稍微差一点。我真希望大哥说服大嫂,不要介意父母给弟弟的那两套房产。我们都是哥哥,过去我们一直让着弟弟的呀。如今,我们再让一回吧。

每个星期,我都会给大哥打一个电话,天凉让他加一件衣服,问嫂子好,问侄儿好。我多么希望大哥也经常给母亲打一个电话。

大哥,这个春节,你带着大嫂、侄儿,一起回家过年吧,我们在母亲有生之年,多吃几回团圆饭。(文中人物为化名)
快报记者 钟晓敏

讲述人:成英 62岁 铁路系统退休职工 鼓楼区

时间,可以证明很多事。四十四年前,我们班出了个爱管闲事的“老妈子”;四十四年后,“老妈子”还在一如既往地照顾着我们这些老同学。

老同学,感谢你对大家的好

她是我们班的热心老妈子

算起来,我跟老薛认识了四十四年了。老薛全名薛松,原名叫薛美琴,但她觉得原来的名字太柔弱,不符合自己的性格,就在20岁的时候改了名字,寓意要像松树一样正直、坚强。

1964年,我刚刚初中毕业,一群人进了南京铁路运输学校。十八九岁,都是半大的孩子,而老薛在我们一群人中就显得格外热心,特别爱照顾人。我们不约而同地选她当了寝室长。

那时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集体活动,她什么事都安排得不偏不倚,照顾到每个人。明明只比我大几个月,她做事的干练和热心却远远超过了同龄人。那时的我,调皮得很,为此笑话她是我们大家的老妈子。她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外号,一点也不介意。

1965年,学校里闹脑炎,封校一个多月,我们都被关在宿舍里不能外出,憋得慌。作为寝室长,她负责每天从外面接进饭菜,再分给我们。那时候,难得吃回肉,每逢有荤菜,她都尽量多分给我们。吃完饭,她就发动大家侃大山,讲笑话,不知不觉,这段难熬的日子也就轻松过去了。

毕业后,我们这班人被分配到全国各地,她去了苏州,我去了江西,后来辗转回到南京,渐渐没了联系。再次听说老薛的消息,已经是40年之后。

帮人帮出“绯闻”

不久前的同学聚会上,一则关于老薛的绯闻流传开来:据说她去年一直在照顾当年的一名男同学方国强,甚至在病床前足足照看了5天。“人家又不是没老婆,她咋这么热心啊?”我一听,心里也嘀咕起来:“方国强?他不是当年隔壁班蔡晓铃的对象吗?据说那两人毕业后就结了婚。他关老薛什么事?难道他们真有什么瓜葛不成?”我是个直肠子,心急火燎把老薛叫到一边,“快说,你跟那个方国强当年是不是有一腿?”

她一听,大笑起来,随后开始给我们讲一个故事。“4年前,我听说一个老同学患了癌症,就去了医院。这个人,就是老方的爱人蔡晓铃。”蔡晓铃当时卧床不起,在医院住了半年。在这期间,老薛一点也不介意她的病,经常送吃送喝,陪她聊天,直到对方出院。

岂料去年,蔡晓铃的丈夫也病倒了,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。老薛赶紧发动了另外四个老同学,希望大家一起去照顾他。“请个护工不就行了,干吗非要自己折腾?”有人不理解,对此老薛有不同的看法,“护工早请了,不过人在这个时候,我们老朋友的关心胜过良药万干啊。”于是大家商量好,排了一个“值班表”,一人一天,轮流去医院照顾。

而轮过一次之后,老薛就接到了其中一人的电话,说临时有事不能去了。“这可怎么办?这个时候总不能让人失望吧!”她便替别人继续值班。岂料接下来其余的人也都不来“请辞”……就这样,为了不让

病人失望,她一人顶了所有人的班,连续去了5天。病人有些纳闷,咋又是你老薛啊?而蔡晓铃心知肚明,“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,何况是老同学?真是苦了老薛你了!”

“原来绯闻就是这么闹出来的!”我们都恍然大悟。

不计前嫌照看“恶人”

虽说我们不少老同学现在还有来往,但像她这样,只要谁有麻烦,不用一声招呼,就主动赶过去帮忙的,还真挑不出第二个。不过更让我佩服的是,她待人一概不计前嫌。哪怕是大家都心有不满的“恶人”,她也都能宽容对待。

当年我们班有个挺厉害的党支部书记,为人比较傲慢,喜欢跟老师打小报告。大家表面上对她很恭敬,但私下都看不惯她的为人和做派,毕业后也就断了往来。

前两年,单位安排我去苏州疗养,老薛乐呵呵地接待了我,第二天,她拉着我说要去看个人。“谁啊?”“还记得不,咱们那党支部书记。”我一听就不太乐意了,“干吗要去看她呀?”薛松佯装不满地瞪了我一眼,“你呀,小心眼儿!”原来,前不久党支部书记突然生了场重病,最终好歹抢救了过来,人却成了瘫痪,被送进了福利院。

进病房一看,护士正在给她喂饭呢。只见党支部书记斜着眼睛,毫无表情,机械地一口一口往下咽,跟我脑海中中气的模样判若两人。我跟她打招呼,也没有一点反应。护士撇撇嘴说,你别费劲了,她只知道吃喝睡,谁都不认识了。

老薛忍不住叹了口气,“我前阵子来看她也是这样,早点好起来吧!一个人孤零零太可怜了……”后来才陆陆续续听说,党支部书记这一病,以前那么多的熟人朋友,肯去看她的寥寥无几,甚至连她最好的朋友都没去一次,真应了“人走茶凉”这句老话。到现在隔三岔五去的,只有老薛一个人。“跑得比人家子女还勤快。”这是护士的感慨。

我也活了大半辈子,能有这么一个重情重义的老同学,心里自豪感很强。我曾经问过她,怎么老那么不计得失地去帮那些不相干的人,她只是淡淡地说,“谁都有落难的时候,我只是搭把手,举手之劳罢了。”

后来我偶然得知,别看老薛整天乐呵呵的,她的身世其实很苦:她老家在北方,穷得揭不开锅。为了能吃上饱饭,才四五岁点儿大的她,被亲娘送到了江南。初懂人事的小孩子经历了这样的变故,心里的苦又有谁清楚?她后来的干练和侠义,跟过去这段经历也不无关系吧。

(应当事人要求,除薛松外,其余均为化名)

见习记者 沈晓伟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以后)

信箱:kb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



秋季酬宾,携全国各地佳丽隆重推出!

爱西华

泰式按摩 35元/45钟

休闲广场 昼夜服务

(免浴资/包间费/大厅过夜/茶水/台球/乒乓球/擦鞋/停车.....)

另在本广场消费满160元,赠送泰式按摩或足疗

中央路300号(原油泵油嘴厂院内) 15951885131, 86584481 免费大型停车场